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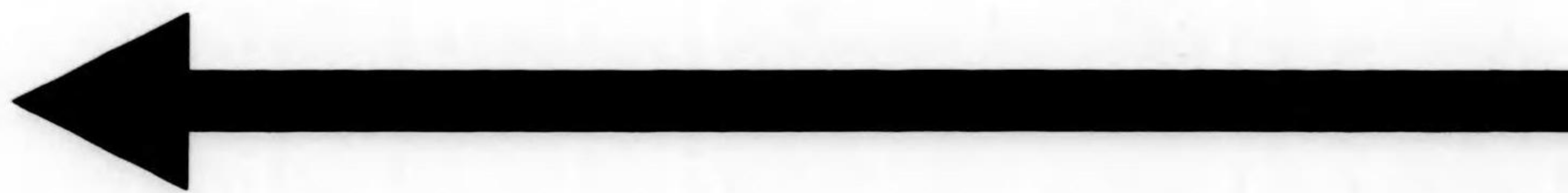
校刻
孟子集註

特104

229



始



校刻 孟子集註

觀文堂

特104
229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鄒國也。受

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道既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王

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

關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

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

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

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

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

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

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

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

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

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

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

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

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

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

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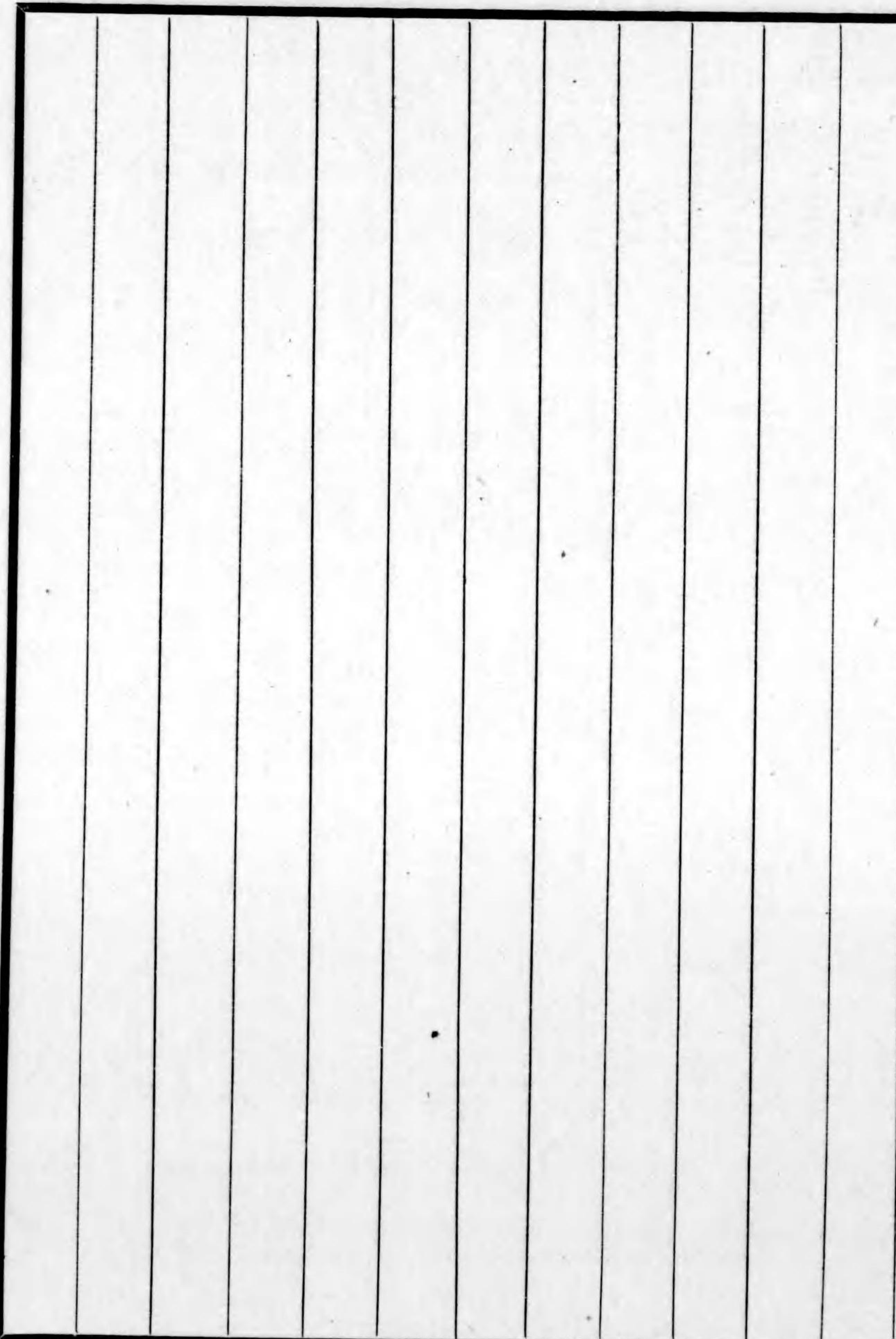
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

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

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不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

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

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孟子

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

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百乘之家。弑其君者。必十

乘之家。十乘之家。弑其君者。必五乘之家。五乘之家。弑其君者。必

二乘之家。二乘之家。弑其君者。必一乘之家。一乘之家。弑其君者。必

無家。無家。則無國。無國。則無天下。天下無道。則無德。無德。則無

財。無財。則無民。無民。則無君。君無道。則無臣。無臣。則無

事。無事。則無功。無功。則無名。無名。則無利。無利。則無

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

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

聲。壓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

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於己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

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

以警鄰國不郵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兵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不

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

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

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與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

欲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

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

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做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

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

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母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

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

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

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

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

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

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狗

餽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

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

斯天下之民至焉。

【學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學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

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

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

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

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頂反。挺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

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

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

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

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

後。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為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

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

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

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

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

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撻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

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

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

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

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

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

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撻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

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

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

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

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

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

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撻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

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曰。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甘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

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

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

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淳音物

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

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

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孟子對曰。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

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

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

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

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

識有諸。斲音核舍上聲釶音斛釶音速與平聲。胡斲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也。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

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觶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

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

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

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豈可遇。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

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

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

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

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

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

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棘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

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

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

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

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

聲爲肥，抑爲豈，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開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

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

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

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

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

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惜不能進於是矣。

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昏與皆同。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

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恒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恒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奮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

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

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

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

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猶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

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

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

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頹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

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頹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

他。不與民同樂也。蹙頹。六反。頹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

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

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

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

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

○苑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商而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

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

絃之音。而疾首蹙頹。則雖奏以咸英韶護。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

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開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

校孟子集注

卷一

九

規

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圃。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吾所以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

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郵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此文王之大勇之心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也。此文王之大勇之心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

者我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

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郵小事大以交隣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

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

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

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也。述，所職也。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於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睚眦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睚，目貌。眦，目側也。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之流，從流上謂之連。】

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

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

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

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校五子集註

卷一

十一 規政堂藏版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詔同畜教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與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

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

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

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鰥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

頑反嗇工可反嗇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

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滌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

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棗于囊

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

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餼音侯彙音拓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

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

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感用度奢

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宣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潞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字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遇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

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

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

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動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齊宣

君之所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齊宣

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

湯放桀于南巢。曰。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

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

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孟子見

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

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

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

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

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

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鑿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

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

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

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

因伐之。燕士卒不戰。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

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

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

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

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開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

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

得而止。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

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

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

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

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

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

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

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

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寬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

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

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

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

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

燕。若能如湯之征。萬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

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

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

能以術之哉。】○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

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

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閔。闕聲也。穆公

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

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

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

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

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滕文公問曰。滕。小

國也。閉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閉。去聲。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

校

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說也。效，猶致也。國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

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己而恐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

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

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

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

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

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

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

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

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

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

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

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與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

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

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

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使人

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

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正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

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

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

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

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

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蹙。子六反。蹙。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

安貌。先子。曾子也。蹙。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

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

乎。【子爲之爲去聲】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曰。

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

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

教化。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

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

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

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

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

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

惠。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

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

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

渴者易爲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驛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

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

速也。【德行】○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

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

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

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

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

聲至，必反之。【黝伊紂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

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

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

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

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比於黝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

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慍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往矣。【好去聲，慍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慍，恐懼之也。往，往

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

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

【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以。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

比於黝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慍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慍，恐懼之也。往，往

而敵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

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

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

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然不動之大略也。

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

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豈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

地之間。

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

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

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為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筆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

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

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

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

鳥入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末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閱憂也攝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攝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何謂知言曰諛辭

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

吾言矣諛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

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正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難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

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

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

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

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

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

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

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

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

也。治去聲。宿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

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

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

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

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

好。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

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

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

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

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通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

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

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毛

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

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

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

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

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鄭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

著明者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

校孟集註 卷之二 二十二 見文堂藏板

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

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

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疆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

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幽風。鴟鴞之

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苴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

遠避也。活。生也。書。作。違。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

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

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

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

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

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

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

信能

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

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與存亡。惟天所

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

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黠，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

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由是觀之，無

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

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己與人也。是，知其善而爲是也。

非，知其惡而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

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人之有

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

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

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

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

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

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爲

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

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

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

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

可須與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

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

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氏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

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

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客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

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

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

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

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

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己。【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汗也。屑，趙氏

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

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

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大

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

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

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

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

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也。限也。以天

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

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

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

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

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

校

孟子集注

卷二

二十六

觀文堂藏版

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

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嫌口篋反，長上聲。】嫌，恨也。少也。或作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言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

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當在宋也。予將

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徐刃反。贖送當行者之禮也。

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

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

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

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

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

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

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

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

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

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

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

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

罪。固足以與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孟子

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

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鼃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

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

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

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裕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

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

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

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驥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

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

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驥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

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

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曰。古者棺

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

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

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且比化

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比必二反。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

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決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

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

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

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

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

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

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

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

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

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燕

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陳賈曰。王無患焉。

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又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他日主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蓋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

校孟子集注 卷二 三十一 觀文堂藏版

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音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言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

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為市者，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

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

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此而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

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

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

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

言，不應，隱几而臥。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

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

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

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

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長

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孟子去齊。

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

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

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高子

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

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

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

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

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

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

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道，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

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窮盡也。見音現。悻悻，怒意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李氏曰：於此

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黃者所以為果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

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

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

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

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孟子去齊，居休

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曰：非也。於崇吾

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

其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

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

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二終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

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意。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

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世子

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

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鬮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

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

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鬮古莧反。成鬮。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是言人能為則皆如舜也。

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

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

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眩莫旬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暝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

之言。○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

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鄰問於孟子。孟子曰。

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

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

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

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

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

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

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

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

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問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前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

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絢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爾雅。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不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

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

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

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

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

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龍

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

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

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

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

在其爲民父母也。【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分。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

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孟子嘗

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與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

校孟子集註 卷三 三十五 經界

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

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

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已行之也。但餘夫一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

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支，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之過於什一爾。】

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概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

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

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

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不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有為神農

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

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食。○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

褐，搨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搨音闕】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搨，扣，椽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

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

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相所以起土未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

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

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養音雍。殮音孫。惡平聲。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

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

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

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

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

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

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

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治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

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

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

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見。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見。乃所以

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

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

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

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

校孟子集註 卷三 三十七 觀文堂藏板

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論音樂濟子禮反，深侘合反】天下猶

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高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澤也。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

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

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

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

易為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

亦不必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

【為，易並去聲】分人，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去聲】分人，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

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

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

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

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

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也。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

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

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爲師心

夷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尙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

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缺亦作闕古役反。缺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

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

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曰夫物之不齊

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癒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璧。又音闕。墨者治墨程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

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

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

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

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旬康語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弟。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

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嘜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埋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泚音訥。嘜楚怪反。藁音藁。去聲。藁力追。反。埋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蠅。蚋也。○攢。共食之也。類。類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埋。土葬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無然。為閒曰。命之矣。無音武。閒如字。無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

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

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

圍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

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

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

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

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

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

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

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佯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

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景春曰公

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

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

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

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

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

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

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

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

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

通太也後章放此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

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

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水反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

絃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繡敝文

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

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去

聲舍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

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

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

之類也為去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

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更問曰

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

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

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

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

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

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

義者哉。美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匠，木匠也。輪輿，人與車工也。曰：梓匠

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

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

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

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孟子

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

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

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

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

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

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

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

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為

校

孟

集

注

卷三

四十三

觀文堂藏板

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

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護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

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瞞音勸。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瞞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曾子曰。脅肩諂

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

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

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戴盈

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

已。何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

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

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

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

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

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

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反。水逆行。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

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

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菑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菑。澤生草者也。地

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

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

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

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

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

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

校孟子集註

卷三

四十五 規文堂藏版

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

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俾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

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不作。諸

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

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

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

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

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

相食。

橫為皆去聲。李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

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

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關。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昔

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我亦

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說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能言距楊墨者。聖

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

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意，

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

之心。○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糟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

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鳥，下於陵同。曹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糟

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

反，惡平

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

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

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纘，以易之也。

辟音壁，纘音盧。辟，績也。纘，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

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

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類

願曰：惡用是駝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

其兄自外至，曰：是駝駝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類與舉同。願與寔同。子六反。惡

平聲。駝，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

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

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

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

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其操守之類

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

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校孟子集註

卷三

四十七

見文堂藏板

孟子卷之四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箏。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虧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

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

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

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

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

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鄭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

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

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

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

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

亂也。無道揆也。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詩曰：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

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

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鄭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鄭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

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畫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畫所以為人之道。】欲為君盡君道，欲

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畫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

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

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

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孟子曰：愛人

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

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孟子曰：人有恆

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孟子曰：人有恆

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孟子曰：人有恆

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

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斐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以力

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

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息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因其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殷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

校孟子集注 卷四 五十一 觀文堂藏板

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

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

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

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

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人必

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變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桀紂之

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

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

龜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

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走音奏曠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

淵。鰍魚者。獺也。為叢。鵙者。鷙也。為湯。武。陂民者。桀與紂

也。為去聲鵙與驅同獺音題鵙與雀同鷙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鷙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

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陂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並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

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

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

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孟

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

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

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

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仁、人之安宅

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

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孟

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爾。爾。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

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

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

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

可以得君。以下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實而無偽。天道之自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

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

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

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與。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

者。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

來就其義。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

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度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

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

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

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

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

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

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

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愬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

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

眸子眊焉。眊音牟。瞭音了。眊音老。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焉。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於度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

然言猶可以偽為。○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

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

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

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

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

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

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

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公孫丑曰。君子之不

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

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

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

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

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孟子曰。

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

事親。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

事親。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

事親。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

事親。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

事親。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

事親。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

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

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

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

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

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尙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曾元不請所與，雖

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孟

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

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

矣。適音誦，閒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謹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

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

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遠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

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有爲而言之與。○

其言也。然此豈亦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也。而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

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

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有罪。

校五子集注

卷四

五十四

見文堂藏版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
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

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
以舖啜也。舖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

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

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
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

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

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

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

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
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

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
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

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

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

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
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

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

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

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
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

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
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山下周

舊邑近吠夷畢郢近

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

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

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

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

人於漆消

乘去聲漆音臻消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消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

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

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近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

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開同焉於度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

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

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

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遽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

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遽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

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冠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

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

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

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

為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

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

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與嗣曰孟子告齊王之

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子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

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是以可以有所擇也。惟能有所為。安能有所為邪。○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為而言。○孟子

曰。仲尼不為己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孟子

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

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孟子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

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

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

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

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

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閒。然後可以

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

亦不可以徑約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

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

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孟子曰。言無實不

校

孟子集注

卷四

五十七

親文堂藏板

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不實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

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

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

情。君子恥之。滄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鄭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杻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橋杻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

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

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

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

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

自任之重亦有○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

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

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

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鄭

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

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儒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孟子曰。逆儻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孟子曰。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胃也不潔雖有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

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

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

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

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

亦大矣。惡為並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

不為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

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

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

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

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

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

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設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

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

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

人恆敬之。恆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

事也。物。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

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

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

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

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

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

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

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

子賢之。前篇。事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

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

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

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

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

能憂禹稷之憂也。亦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

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

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

遇皆盡善。心一也。故所○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

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

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

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戮。羞辱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責善

校孟子集注 卷四 六十一 親文堂藏板

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

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

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

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非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

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

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

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

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

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

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資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

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

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

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

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闚，古覓反。儲子，齊人也。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

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

有顯者來。吾將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

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

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

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

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異。播音燭。施施如

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播，家也。願望也。訕，怨言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

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

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

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四終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

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闕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

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

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怒，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

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怒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會子弟子于父母，

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怒，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

也則非孝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

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

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

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

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

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

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

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

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

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

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

性，其孰能之。○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

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

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

告也。

【對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怨也。舜

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

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

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

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

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張

禮反，丑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

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

替瞽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

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

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張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

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

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愛，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

至。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

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

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

不失天理。○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

以為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庠音鼻，流徒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著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可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

校五子集主

卷五

六十五

見文豈哉反

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舉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堯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

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之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

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

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譬之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

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

私有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

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

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

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

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

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

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

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

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

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

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

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

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

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秦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泰

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

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

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

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

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

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

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

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

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肖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

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天功，德於民，故必有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

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

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

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主皆去聲，艾音艾】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年，湯崩時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

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變革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

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孟子曰：

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

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

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

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猷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哉。囂音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

曰。與我處猷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

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

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

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

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

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

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

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

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

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猷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哉。囂音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

曰。與我處猷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

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

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

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

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

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

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

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音如字。又音雙。】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

是時孔子當阬。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也。】

【陳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魁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阬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

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

【牛。因以干秦穆公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

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

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

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

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難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

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

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

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

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訓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

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北宮錡問曰：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

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

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

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

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下之卿受地視侯，大夫

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

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

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

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

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大

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

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耕者之

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

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

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

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

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

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

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

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待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

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

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

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 非惟百乘之

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

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

音班。惠公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

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

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

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

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

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

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

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用下敬上。謂之

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

之宜者。然當時 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

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備。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

相交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

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

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

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

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開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雖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

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

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

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

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諫書作怒。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

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

怒。無凡民二字。敬。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

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

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

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

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

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

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

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

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

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

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

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

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

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

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

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

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

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厚薄蓋仕不

為道已非出處之正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聲柝音託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

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

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鳥僞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

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書為位卑而言高罪也立

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位卑而言高罪也立

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

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

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萬章曰君

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

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

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

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

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

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

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數也。

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塵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塵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

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

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堯之以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

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贊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

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

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

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

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

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

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

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

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旟。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

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旃，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旃。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

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

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

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

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孔

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

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

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

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以友天下

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

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齊宣王

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

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

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

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

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

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

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

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五終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

柳為柎棬。【柎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柎棬。屈木所為。若屈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柎棬乎。將戕賊杞柳而

後。以為柎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柎棬。則亦將戕賊

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

音。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于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

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濺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孟子

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

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

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

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

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白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

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

之說。縱橫膠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益。○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

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

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

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曰。異

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

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

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

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

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

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

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耆秦人之炙。無以

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

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

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齒。莽而不得其正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

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

而行。吾心之敬以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

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

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

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

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

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

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

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

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

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

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

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

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

枝。孟子集注。卷六。七十九。見文。或反。

枝。孟子集注。卷六。七十九。見文。或反。

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

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

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

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

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

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

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

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

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

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

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蒸

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

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

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

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

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

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

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麩音牟，穰音憂，稊苦交反。麩，大麥也。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稊，瘠薄也。故凡

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

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黃音置，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履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口

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

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

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

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目亦

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

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

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

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

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

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

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葉

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

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

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

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格，械也。

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格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

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

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帥曰：人理

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晝之間不至格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

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

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

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詔誨難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蘗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

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

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

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

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

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

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講

者恨之。苑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

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

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

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

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棄葬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由是則生

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棄葬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

義如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

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噉咄咄之貌

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

乏者或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

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

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

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

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

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

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

養其楫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楫。音式。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楫。棘也。皆美材也。楫。棘。小棗。非美材也。養

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

背之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

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雖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

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公

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

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

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

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

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

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

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

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

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

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

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乘欲攻之其○孟子曰有天爵者

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爲吾分

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

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

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

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

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於不仁者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

也諸己○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萑稗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萑音歸稗音蒲實反夫音扶萑稗草之似穀者其

則反不如種萑稗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音候反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

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凡十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

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

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

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

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鈞，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

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

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音同，古字通用。

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紵

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

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紵音軫，摟音婁，紵，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比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

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

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

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曹

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

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

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

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

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

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子服堯

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

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齷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

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問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

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公孫丑

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音弁。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

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

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

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

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激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

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輕口莖反。石丘。地名。宋。姓。輕名。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

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

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

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

能曰。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

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

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

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

事之也。曰。此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

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

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

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

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効有與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居鄒。季任

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

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

子喜曰：連得閒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見季

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

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

交則不。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

子喜曰：連得閒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

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

子喜曰：連得閒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

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

子喜曰：連得閒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

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

子喜曰：連得閒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

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

子喜曰：連得閒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

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

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

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

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

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曰：魯繆公之

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

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曰。虞不用

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絲駒處於高唐

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

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

者。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系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

之皆善哭髡以此識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

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

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

子曰魯今日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

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

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

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

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

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

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

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

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陪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

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

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

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

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

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

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

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

君。尊父。尊長。尊卑。尊幼。尊賢。尊能。尊貴。尊卑。尊幼。尊賢。尊能。尊貴。尊卑。尊幼。尊賢。尊能。尊貴。

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也。秋所治反糴音秋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

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是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

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長君之惡

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

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

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

厚禮之。不以為罪而。○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

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之。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

用之使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

之戰也。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吾

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

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

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

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

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君人而取之也。君

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

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

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開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聖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

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

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圭曰：吾欲二十

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

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貉，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

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

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

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

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

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其

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

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

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

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

為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

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

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

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善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

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然

則奚為喜而不寐？丑問也。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

丑問也。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

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 ○陳子曰：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 迎之致

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

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

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

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會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煉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

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獨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恆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孟

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

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深也。不以其人爲深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六終

孟子卷之七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

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

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違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禍福皆天所命。

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正命。巖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求在我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

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

如不可求。○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

而無不利矣。其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強勉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為樂孰大於是。

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

其道者衆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

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

為甚。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

其愧恥。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

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

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

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

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

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

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

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失。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

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

望其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而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

善。○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發而有為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

人遠矣。【欲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孟子曰：以佚道

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殺

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

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

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夫君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

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

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

乃出於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孟子曰：舜之居

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

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校五子集註 卷七 九十五 觀文堂藏版

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孟

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善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孟

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知去聲。疾丑刃反。德慧者。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狐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

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孟子曰。有事君人

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

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

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

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

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所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

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地。關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而立。定

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

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現。盎。鳥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

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

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